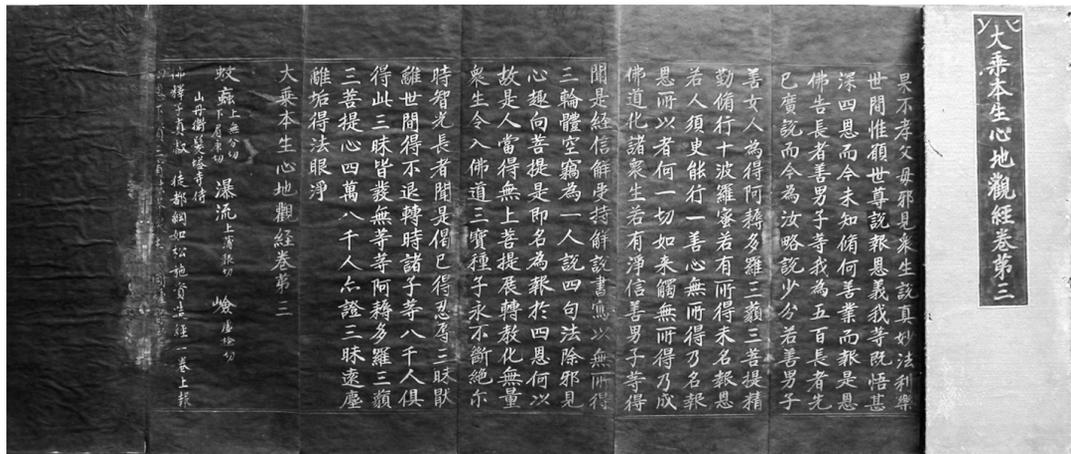


# 古城张掖: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

## 张玉林:浅谈张掖藏经与写经

张掖大佛寺所藏经书共7794卷。较之甘肃各州市同类藏品,数量既多,质量更精,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其中国宝级文物——明代金经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更是蜚声海内外。张掖史上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写经活动,所成经书对研究明清时期宗教、社会、书法等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对张掖藏经与写经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并试图从文物与书法研究的角度分析张掖藏经与写经的意义和价值。



张掖博物馆藏金经书《心地观经》(部分)

由于绢帛纸张的技术局限及战乱兵燹等诸多原因,历史上书法名家的真迹很难见到。了解彼时之书法,我们需要借助碑刻和字帖,而碑刻经加工雕刻,字帖经不断翻印,往往与书法真迹有较大出入,所以认识了解古代书法,民间写经就成为一个重要渠道。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写经书法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写经年代久远,最早写于305年,最晚写于1002年,前后历时近700年。张掖史上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军事重镇与贸易中心,和敦煌同为汉武帝所置河西四郡之一,两地相去500公里,地理相邻,风俗相近,在藏经写经方面亦有诸多相似之处。当然,张掖写经和敦煌写经的关系,有待专家学者考证,本文主要就张掖藏经与写经略述孔见。

### 张掖藏经概况

自佛教传入中国,因佛经的翻译和传播,写经逐渐成为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佛家和经生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借此传承了佛教文化,写经书法也在艺术上得以升华,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书法形式。也就是说,写经对于佛教的传播和书法艺术的发扬具有双重推动作用。

张掖大佛寺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至今有近千年的历史,历经风雨,千年不衰。该寺作为史上规格较高的皇家寺庙,建筑物和各种文物及经书保存完整,这在全国亦不多见。大佛寺修建之初,西夏太后常来居住,相传元世祖忽必烈亦降生于斯。寺内藏有唐宋以来佛经和经板7794卷(块)。其中唐咸亨元年墨书写经一卷、《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官版5301卷、《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手抄补藏

852卷、手抄金经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558卷(279本)、金经书“五大部”佛经126卷,姑苏版“五大部”佛经132卷,金经书藏文写经140册页、墨书藏文经412卷(页)、清银粉写经5卷、明清佛经雕版795块。以上藏经,誉满华夏的稀世之珍金经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俗称“张掖金经”)为海内外独有,明英宗敕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为保存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佛经,被赵朴初先生称为国宝,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

据学术界粗略统计,敦煌藏经洞所藏经文约有40000余件,国内收藏仅11000余件,其中北京图书馆藏10000件,全国其他地方藏1000多件,大部分流失海外,藏于英、法、日、德、韩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陈寅恪先生为此痛心疾首:“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张掖博物馆设在张掖大佛寺内。多年以来,文物工作者对张掖藏经等文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使大批经书古籍得以完整保存。在中央领导的关怀之下,中央财政拨款专款加固藏经库,解决恒温恒湿问题,经书保存环境大为改善。明宣宗朱瞻基有言:“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作为丝路重镇,兼佛教兴盛,明代甘肃省级佛教管理机构一度设在张掖。僧众之外,不论官绅还是普通民众,为积德行善,都积极参与修建庙窟,以寺庙众多,明清以来张掖形成了“半城芦苇半城塔影”“三分庙七分水”的城市格局。张掖所藏经书,大部分为御赐,规格极高,书写规范,刻工精湛,艺术水平很高。大佛寺藏经外,由于明初肃王初封甘州,肃王就藩后,内府封赏所颁典籍,亦代有所获,多存尊经阁,后遭丁国栋、米喇印焚毁,存世无

多。张掖图书馆所藏永乐内府刻本《诸佛世尊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不分卷》,或为仅存子遗。除此而外,由于写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张掖藏经的一部分,为僧侣、居士、文人、商人、手工业者、官员以及经生等民间所写,书法水平参差不齐。陈寅恪先生有言:“艺术的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张掖写经书法即为佐证。

### 张掖史上三次较大规模写经活动

#### 一、明正统六年(1441)官方组织写经

是年,御赐《北藏》首部运抵张掖。钦差镇守陕西、甘肃等处御马监兼尚宝监鲁安公王贵组织写经活动,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蓝本,用紺青纸,依《千字文》编序,金银书写绘画共计600卷。此次写经多为地方名士,经书书法结构周正,字体清秀雅美,金银颜色经久不褪,充满华美庄严之感,使人观之而肃然起敬。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由官方组织的佛教文化传播和当时社会的书法水准等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 二、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书造五大部金经

是年五月,甘州左卫僧纲司督纲如松、署寺督纲藏卜省吉号召当地信教官弁与群众,以金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范本,捐资助造《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涅槃经》《大方广佛报恩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五大部佛经。经文均为正楷,经书中“佛”“菩萨”等词用金粉书写,其他经文用银粉书写。经文内容丰富,历史、艺术价值颇高。参与本次写经活动的人数达到300多人。通过上述经卷,我们就会对张掖当时的佛教传播盛况和书法活动的规模有一个相应的了解和认识。

#### 三、顺治五年(1648)至康熙三年(1664)补造《北藏》

清代顺治五年,甘州丁国栋、米喇印率众起兵,兵乱导致900余卷《北藏》佛经失毁。抄补典籍,中华代有传统。《北藏》部分失毁后16年间,大佛寺僧众与佛教信徒会同武威罗什寺补造了所失佛经,于康熙三年补造完毕。佛经以《千字文》编号,每函10卷至14卷不等。此次抄经为寺院召集僧众和佛教信徒完成,尽管书写良莠不齐,但对研究清代民族宗教、民间书法仍具重要价值。

### 张掖写经的特点和意义

#### 一、规模大、数量多

张掖三次大型写经活动都在明清时期。首次由官方组织,发起组织者王贵为“上以图报列圣宠赐之洪恩,下以效宗祖栽培之厚德,更计显考昭勇将军王公、显妣吴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耻,尤增富寿于景运”,集地方名士写经600卷。正統七年王贵去世,左少太子李贵接济组织完成抄经工作。而第三次抄经为民间寺院组织。三次大型写经活动规模之大、参与信众之多,为史上所罕见。每次参与写经的名士、僧众达数百人,三次写经凡1000余卷。

#### 二、质量好、品级高

首次写经,序言通篇用金泥书写,经文文字用银泥书写,凡“佛”“菩萨”“世尊”等称谓以金泥重描,每卷扉页用金线描绘曼荼罗佛画一幅。当代考古界泰斗宿白教授两次考察张掖大佛寺,对“张掖金经”及“张掖金经”曼荼罗佛画赞不绝口。“张掖金经,稀世之珍”,誉满华夏。第二次写经活动完成的“五大部金经”,虽材质工艺均未达到“张掖金经”之精美,但仍为不可多得之佛教瑰宝。第三次写经为民间寺院组织,各方面更为逊色。但无论如何,三次写经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水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些经书甚至可与官版经书媲美。

1996年,“张掖金经”及“张掖金经”曼荼罗佛画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国家级佛教历史文物,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 三、楷法精美,雍容华丽

写经一事,不独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亦以积累功德为目的,更兼佛教之于写经者心灵的沐浴教化,所以写经较之其他书写活动,书者心灵更虔诚而纯洁,书写过程格外郑重而规范,明清以来尤其如此。受政府主导,书写材质、写经书法自身发展特点、元明以来复古书风,以及明前、中期馆阁书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张掖写经以小楷为主,鲜有行草篆隶。虽然经出出手,亦非名家,然总体重视楷法的工稳精致,用笔线条舒畅简洁,以雍容华丽、温润醇和之气息为旨归,显得精工富丽、和谐优雅,绝少散淡轻松之性情之作,这与魏晋至宋敦煌写经有明显区别。

综上所述,张掖之藏经写经,具有十分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对我们分析研究张掖各个历史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书写现状提供了直接的参考,而且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宗教文化和开展书法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张玉林)

### 延伸阅读

西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击败匈奴,开通了西域通道——丝绸之路。为确保丝路的畅通,汉武帝先后设置了河西四郡。其中四郡之一的张掖郡,原为匈奴昆邪王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分酒泉郡东部置张掖郡,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西汉张掖郡辖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骠野、番和、居延、显美十县。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甘肃省永昌县以西、高台县以东,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治麟得县,麟得在今张掖市西北。



《张掖郡尉荣信》

1973年在甘肃省金塔县汉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一幅红色丝织品上墨书的《张掖郡尉荣信》,大小为竖21厘米、横16厘米,年代应是西汉后期。它是较高级别的官吏通行关口的证件。这件荣信所写的字体,是规范正统的小篆,应是官书体之一,结构保持秦篆体式。《说文解字·叙》云:“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又云亡新居摄时“有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荣信是古代传信的一种,即信幡。在汉、晋、南朝,凡官城门启闭,都要取荣信为凭。荣信上篆书笔画蜿蜒弯曲,是由于丝织物的皱折,虽经整修而未能恢复初始状貌,从而致使文字笔画弯曲。

### 《居延汉简》

是20世纪中国文明四大发现之一,堪称“国宝”。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区,在几次发掘中,获数万枚竹简。较为详细地展现了隶变和草书演化的过程,对于书体文字的演变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故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珍贵的书法墨迹。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便呈现出轻松率直之意。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草书,用笔自然简洁,章草简册,运转流畅,衔接自然,粗犷朴实,变化流变而不拘束。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人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绚丽多姿的景象。

## 张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张掖风光·大佛寺 摄影:陈国

漫步在张掖的街头,不经意间你就会碰上一处古迹:隋代木塔、西夏国寺、明代钟鼓楼、山西会馆、总兵府、民勤会馆、南华书院,抑或是一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在这样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小城生活,每一天你都能感知这座城市的厚度。

在张掖“一山一水一古城”已成为极具文化品位和影响力的形象名片。山,是祁连山,一道横亘在西部的绿色屏障;水,是黑河水,滋养数百万生灵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古城,是两千多年积淀的历史文化名城金张掖,丝路古道上的重镇。千年文化积淀了张掖内在的涵养,而环绕城区的万亩天然湿地,则是这座城市的灵秀神采。张掖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2100余年的历史,历史遗存丰富,把位于张掖城区的甘州

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保护,特别是搞好以大佛寺为代表的重点文物的保护,新的建设服从保护的要求,保证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与空间格局的延续。合理、科学的文物保护规划,是这座城市依旧散发着淳古的气息。

1993年以来,张掖市政府邀请上海同济大学仅三教授等专家,几次到张掖市帮助修订了张掖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对辖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张掖市(县)人民政府先后于1958年、1963年、1979年和1983年先后四批审定公布了(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1处(含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1990年重新公布了第五批张掖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46处(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市级保护点42处),严格确定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其保护措施。

坚决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保护”的方针,做到现有文物古迹不塌、不漏、不损毁,对有病害的文物视经济条件逐步维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进行大佛寺大殿、大佛寺山门、牌坊、钟鼓楼、金塔殿的迁建及土塔、木塔、山西会馆、西来寺观音殿、福音堂医院旧址建筑、甘泉池、万寿寺藏经楼、民勤会馆、东古城城墙、总兵府、甘州城墙和道德观藏经楼的维修工程。

与城建规划部门协调工作,在文物保护单位已定的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内的新建筑、构筑物等一律不予审批。有效地保护和恢复重建,让一座城市赢得礼赞的口碑,保持持久的芬芳,必然是附着在城市文化遗迹、建筑布局、道路交通、花草树木、民风民俗之上的价值取向,以及芸芸众生多年积淀生发出的人文气息。

### 大佛寺文物资源的保护和修缮

大佛寺位于张掖市甘州区南部,始建于1098年(西夏崇宗永安元年,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初名“迦叶如来寺”,因寺内供奉一尊身长35米的泥塑释迦牟尼涅槃像,故称“大佛寺”。大佛寺经宋(西夏)、元、明、清四个封建王朝,迄今已有900多年历史。期间几度兴衰,历经沧桑,寺中殿宇或遭火灾、或罹兵燹,或遇劫难,寺中相当一部分建筑被毁,造成了千古遗憾。所幸的是作为西夏原建筑主体的大佛殿、佛龛和佛塔,奇迹般地保留下来。1985年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由省筹资维修了主要殿堂,现大佛寺由山门、牌坊、钟鼓楼、卧佛正殿、过殿、藏经殿、佛塔等建筑组成。大佛寺是我国仅存的历史建筑群,1996年11月20日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寺院门额高悬的

“大佛寺”楷书金字,为已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佛学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挥毫题写。作为张掖市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建筑,大佛寺是张掖最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四批),也是目前保护状况最好的文物建筑群之一。

在大佛寺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对周边的环境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大佛寺保护范围内的建筑产权纷纷回收,成为甘州区博物馆所有,这样方便了大佛寺办公和服务设施的配置,使管理用房从文物建筑中脱离出来,更好地保护了文物。

作为张掖大佛寺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土塔,相传为天竺高僧迦摩提摩腾灵骨安放处,历代以来,土塔作为信士檀越供奉、礼佛的重要场所沿袭至今。20世纪80年代,政府为保护修复文物,将土塔塔内上下两层木构廊庑关闭。进入21世纪,为真实呈现大佛寺佛

教文化的历史特点,本着“恢复原貌、修旧如旧、合理开发”的原则,规划对土塔塔内进行重新装修,设计一层塔柱做彩绘塑像和金佛龛,四周墙面绘佛经变故事壁画;二层塔柱做彩绘雕塑和金佛龛,四周墙面开龛供奉万佛牌。金佛的材质拟采用铸铜贴金,壁画的绘制采取纸本绘画和泥仗做画的形式装饰。

大佛寺在古代西北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以及促进祖国统一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至今张掖大佛寺中所保留的古建筑、壁画、佛教文献及其他历史文物所特有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正是当时这种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真实写照。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大佛寺已然成为集僧众修持、佛教文化交流、宗教朝拜、文物保护、旅游观光为一体的西北名寺。张掖大佛寺不仅是甘肃人的自豪,也是值得全国、全世界珍视的。